



黄孝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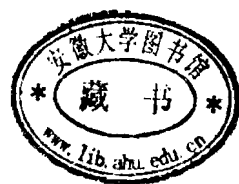


人面

青
岛
出
版
社

俞 世

黄孝阳◎著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世/黄孝阳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36-5926-1

I. 人...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124 号

书 名 人间世
著 者 黄孝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80998664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吴传友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20mm×100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5926-1
定 价 2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多想拥你入怀，坐于月下，看那汹涌人潮。

致 Wish

楔 子

我是在公园的躺椅上见到这份被丢弃的手稿的。本想捡起它擦脚下被露水与破碎的泥土草叶弄脏的皮鞋，可随意瞥去一眼后，眼睛里立刻被涂了胶水。文稿写在十六开的普通信纸上。开头有一行隶书：多想拥你入怀，坐于月下，看那汹涌人潮。隶书扁平、工整、精巧，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是一种很需要书写耐心的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的字体。这与当下恣意放纵的时代精神颇不合拍——它的主人当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翻动皱巴巴的纸页。字的大小、结构、笔画、字距，皆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就好像每个字都是一个男人的不同表情，并勾勒出他的一生。这很有意思。尽管我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手稿中所描述的一些历史并不大熟悉，但老实说，这份手稿看上去更像一部小说。文本中充塞着大量虚构、寓言、思辨，是荒诞与梦的堆积，是现实与内心的交锋与碰撞——现实是重的，是一个人的五十年光阴的唏嘘之声；内心是虚的，是一刹那，无限长，且被种种思虑拓展开其广度与深度，就像《尤利西斯》中那个都柏林人的一天。词语被打开，成为认识之门。

它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并不具备所谓“真实”的力量，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卢梭著《忏悔录》，声称“发自心，切之肤”，可通篇不无矫情浅薄的虚饰，这个“确信自己有一种高尚的天性”的人在本书篇首声称：“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但他母亲其实是那位牧师的侄女。

我喜欢小说，那种不确定的小说。它们像马铃薯，在土里匍匐生长，向着四面八方而去，随时为人提供意想不到的饱含营养成分的惊喜。它多元，突现，没有明确的中心点，是一个奇妙的系统，又好像诸神在土壤深处自然地生成。块茎与块茎之间不遵循树状结构的那种等级服从，它们通过枝蔓联系，也互相争夺水

分。事实上,块茎是茎的变态,是地下茎末端所形成的膨大而不规则的块状。其表面有芽眼,新的马铃薯叶芽从芽眼里长出,又仿佛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所得出的结果,在阳光下,是那样寂寞而又松弛。

亲爱的读者,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抄写它。在抄写的过程中,我同时感觉到真诚与虚伪、勇敢与懦弱、正直与无耻等。这些互相矛盾的词语,是描绘这位手稿主人肖像不可缺少的线条。我无意臧否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人们臧否历史人物与艺术作品,必定基于某种有限的审美尺度,而非一种确凿的真理,故而常失之于轻率),我只是好奇: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共处的?

世界或由悖论构成,或由可能构成,由震动的弦构成。我的好奇也常让自身困惑。在许多黄昏下雨的时候,望着屋檐外低低掠过的燕子,我有时突然会不能理解那个枯坐于案前敲击着键盘的“自己”——他更应该撑把木柄油伞,在雨中漫步,多呼吸一些负氧离子,多看几眼身边经过的红男绿女。但在另一些时候,我明白:他喜欢敲击键盘,喜欢这样一个漫长的就像是水滴敲击着石头的过程。

敲击,而不是阅读,不是写作,不是诠释,不是判断。这个描述“手指与键盘之间关系”的词有纯粹之义,仿佛是禅定的法门,手指是木槌,键盘是木鱼。

光阴是用来虚度的,生命是用来浪费的。亲爱的读者,人间世,那只是一颗虫蛀干瘪的梨。也许是高血压导致的耳鸣。我常在飘满月光的屋子里,听到耳朵里的鹤唳、猿啼、马嘶、虎啸、狼嚎。它们使我分裂,不是单细胞自我繁殖时的分裂,众多细小的我在体内狼奔豕突,化身为那姿态优雅的鹤、在古木间敏捷翻腾的猿、桀骜不驯鬃毛披散的马、金黄色的嘴中嚼着玫瑰的老虎,以及一匹奔跑在天寒地冻草原上的独眼狼。它们甚至还能在我的舌头底下匿伏起来,让口中所吐出的每个字词皆非我的本意。

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借用手稿中这个频繁出现的词语),我不熟悉自己,也不了解别人,手指上有一些湿黏的球状液体。它们滑落于躺椅下的青石阶,轻轻弹动——如同手稿主人所言“这些柔软、安静、轻盈的球体的深处藏着阿莱芙的秘密。偶尔,这种秘密通过球体表面不规则的光斑朝着世界伸出翅膀,而当我们投去匆匆一瞥时,它又马上缩回去”。

—

活着的人，请听我说。听一下我这个蜷缩在鸽子翅膀下的浪荡子的述说。天空湿润宛若婴儿的眼睛。那无望的翡翠色的空，扶摇直上，是鲲之翅翼，不知几万万里。天地之虚无，竟至于斯，无可见，亦无可闻。那人间万象，于这茫茫然不可测的一团浑浑噩噩中，是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点。这让人悲伤，几欲号啕出声。

头顶的阳光直射而下，感觉就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我用手掌擦去脸庞上那些可疑的液体。四周阒寂。在正午的光芒里，草地上的花朵闪耀着黄色的光辉。我好像刚从梦境深处返回，内心深处是摇晃的水。而眼前万物脉络清晰，条理如线，却是此般不容置疑。一个声音在耳朵里嗡嗡响——

起初我们并不存在，无尽的虚空都藏在一个肉眼也无法窥见的奇点里。这个点悬浮在那儿。是的，那儿，也只能是那儿。那儿没有光，没有暗，是一种不可思议、超出人类理解与想象的存在。你无法用世间任何一种语言来描述它。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刹那间，时间开始了。一个光辉的时刻突然诞生，奇点发生爆炸。力产生了，四种基本力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它们分别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个直径超过 1600 万亿公里的物体出现。我们拥有了宇宙。

“在宇宙无形的笼子里，一只巨鸟振翼扑击着四野。”

活着的人啊，谁能告诉我，宇宙是什么，它又如何获得了规律、组织，以及一切使其得以成为宇宙的物体与原因？物理学的精神已经渗透至许多人的心灵，但至今我们还是无法很好地解释实在、时间、空间等基本概念。又如果说宇宙就

像一部影片：正在放映的影片是现在，已放映过的构成过去，尚未放映的构成未来——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演员。那么，谁在播映，谁在观看，谁在影片结束的那一刻哈哈大笑？

樾城，上帝造的城，由天上消失的星尘所聚。人们知晓它的名，并非是曾有人窥见过它隐匿于万丈云端之上的城楼。人们并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只明白它是无限的——这是信仰的结果，而非理性的结论。任何由理性催发的认识，在“无限”的尺轴上皆应忽略不计。“有限”不能给无限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或许想象可以接近它，接近那无限纯粹的蓝，那在凡·高笔下出现过的带着强烈旋转的蓝，那层层簇拥在白云边、深邃的蓝，那在深海水母身上缓缓飘浮的蓝，那在雪白的布料上洒散、充满呼吸的蓝。

樾城真是蓝色的么？旅人的眼神中带着狡黠和桀骜。一切词语在樾城面前都是徒劳无益的，都属于别有居心的尝试与虚妄的企图。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思维方式，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又或者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特殊的行为与品质”。它不是道德与说教、山川与水源、历史与神话、城垣与炮楼、疆域与谶语。它在眼耳鼻舌身之外，在规章制度条文仪式之外。它没有任何一个普通城市所应该具有的，但当人们抬起头仰望天穹，蓦然被一种赤裸裸的寂静扼住灵魂的时候，或能在那时看见樾城。它可能是几粒星辰、一阵清风、数声鸟鸣，也可能是星辰、清风与鸟鸣的总和。见过樾城的人，都是有福的。而更多的人，因为跟随他们的足迹，内心璀璨。

世界的地图在脑海里打开，一根看不见的手指在荒漠、海洋、孤岛、平原与群山之间缓慢地滑动。我用唾沫搅拌着这些出现在舌头底下的句子，就像一个建筑工人搅拌着水泥、黄沙与水。水中有我的倒影——我不是那喀索斯，并不喜欢顾影自怜，但还是愿意在水边、镜前、街头橱窗、电脑显示屏，以及镜头等一切具有光滑表面的物体前寻找自己的影像。

影像，酷似别人的人、陌生的兄弟、另一个宇宙的我、“我是谁谁是我”……借

助于它们神奇的自我写照和自我反照的属性,或许,我们能在某些时候忘掉那些“突飞猛进的控制、征用物质世界的理性手段”,或许还能更进一步,摆脱那些“日益非理性的理性制度的挟持与操纵”,进而躲避开现实使人变成岩石的目光。偶尔,我们还可能会因此瞥见灵魂模糊的表面,那让我们不安,也使我们心荡神驰的表面。

草木青翠,阳光澄清透明。细碎的光影在竹子的叶尖与细枝间摇晃跳跃,仿佛许多细小的鸟儿。它们的叫声像它们的身体一样细小。它们似乎就是以阳光为生,一旦阳光移开,便立即死去。我注视着它们,想起林海峰说过的一句话:“棋下到这样,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老了,曾以为自己不会哭泣了,现在回想往事,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活着的人啊,人心深处即是深渊。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忘掉别人对你的不好。我们所渴望的,真正需要的,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多。“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亭子的影倒映在水里,静悄悄的,似乎潜入水底就能到达亭顶。水波映出天光云影。因为南边刮来的风,水面宛若轻轻晃动的摇篮。摇篮里,有数枝自淤泥中濯清涟而出的莲花。它们是脸庞娇嫩沉睡着的孩子。当风大了,它们醒过来,望着世间万物快活地笑。这是神圣不灭之物,昂首挺展,既艳且鲜。其根如玉,其茎虚空,其叶如碧,其丝如缕。三界众生,以淫欲而托生;净土圣人,以莲花而化身。如我是者,只能跪伏于莲花台下,求那结跏趺坐于莲花上的观音菩萨,饶恕我行下的罪,犯过的错。

白云的倒影在水面移动,它们没有破坏水面的平静。蜻蜓沿着木亭翼角飞下,一只火红,一只青黑,都有着同样长的窄而透明的翅。它们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动物,它们又看见了什么?我俯下身,头埋入莲叶底下。每逢午时,莲叶下会游来几只红白锦鲤,巴掌大小。最小的一条常把我的鼻子当成可以吃的饵。它们摆动腰肢。

鱼戏莲叶间,莲叶何田田。

水裹紧耳鼻眼嘴，整个身体仿佛都处于女性温柔湿润的腔道内。我流出眼泪。这种古怪的灼热的液体不会再刺疼脸颊，也不会招徕异样的眼光。泪珠泌出眼角，消失在水里。水里充满细微的气泡，是暗夜里冉冉升起的焰火，在以一种接近于死寂的速度缓缓生灭。焰火深处，是他们的脸庞。这些影像恍惚是一阵阵渺茫的歌声，从不知何处飘来，进入我的头颅。我无法判断自己是在做梦，还是身处于博尔赫斯所描述的那个圆形废墟里。

没有谁能证明神的存在，但神始终存在。

万物皆由不净带来，有始终，有穷尽。我还能说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都已被梦过。我的忧愁悲伤苦恼是这样可笑。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样混乱且自相矛盾。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究竟有多么失败，我在这里向大家老老实实汇报。话说起来有点长。大家别笑我啰嗦，人老了，就靠一点回忆过日子。我无意说，“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经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心态，真实的思想，真实的个人丑行，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灵魂……除了真实别无所有”，只是期望大家，若能从中找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东西，我这辈子也算活得有点价值。

二

我出生在一九五四年。这一年的中国相对平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于九个月前病逝；胡风还没有下狱；旧中国的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名著仍被读者垂青；人们在使用以万元为单位的旧币，同时不无疑惑地琢磨着刚领到手的布票、线票、棉絮票，谨慎地谈论着新颁布实施的宪法。代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虽然通过《把一切献给党》等宣传得到确定，但还不曾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未驯服每颗犹带有旧时代气息的心灵。那些曾经享受过腐朽生活方式的游魂余孽，不无惊恐地注视着天空的云层，以及云层中间正在形成的将要使他们的生活翻天覆地的飓风。

一切都具有那种不祥的味道，如一趟即将失控的列车。

在咣啷咣啷的铁轨撞击声中，一个叫李万铭的，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位前国民党青年军士兵，成了新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二零零六年，学者刘军在第五期《文史精华》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诈骗第一案全豹》，以春秋笔法钩沉索隐，回顾了这个骗子拙劣的发家史。

骗，算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奉为武经的《孙子兵法》即是一部骗经，“兵者，诡道也”。又有《二十四史》，“随着一只鹿堂而皇之地成为马”，更是一部谎言史，字里行间没有一处无粉饰、歪曲、欲盖弥彰。即便是“史家之绝唱”之《史记》，亦有故意颠倒事实之嫌（如把吕不韦与韩非子之著作放于被“囚”与被“迁”之前），又或前后矛盾（如对商鞅的评价）。

明人张应俞又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讲市井闾巷里的二十四种骗术，所谓“急打慢干，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干并用”。可这个叫李万铭的骗子，想来也是刘项式人物，根本不玩智力，壮着胆，私刻公章、编造履历、伪造高级领

导的亲笔签名,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一直行骗至中央,在案发前还坐上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宝座,娶上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这事有点荒唐。也不荒唐。用我妈的话说,那时代的人特别老实,哪里还记得《辞海》里关于骗子的词条,都认为他们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李万铭案发后,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艺术家们发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一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一部《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老舍先生随即以“李万铭”为原型,于一九五六年创作了五幕话剧《西望长安》,轰动全国。我那时小,在母亲怀里吃奶。后来也未有机会欣赏这部由著名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于村、金山、吴雪主演的话剧。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在北京保利剧院观看了由娄乃鸣导演、葛优主演的话剧《西望长安》。

娄乃鸣说:“老舍剧本里写的是一个骗子,但他把大伙全能骗了其实就是一个表演大师,恰好葛优也是一个表演大师,正好是表演大师演表演大师。”坦率说,我对该剧的感觉并不大好,感觉是春晚小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变成道具。剧本没有抖开包袱,重新撰写后的张力明显不够,血肉干瘪,基本上是靠葛优嘴里吆喝的几句“著名台词”来撑场面。前半段混乱,后半段冗长。那些关于灵魂的词语并未登上舞台。它们浮现于观众的脸庞上,在一张张口鼻之间悄无声息地挣扎。平缓上升呈扇形展开的观众席如同一条隐秘又壮阔的影像之河,在穹形的剧院下方发出神秘的回响。他们为舞台提供一面自我观照的镜。我望着他们,打量着那些从他们内心深处浮出的静默的词语,感觉身体在缓缓下沉,意识到自己脚底下出现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我屏住呼吸,在幽暗下坠的空间内中想象着那个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的李万铭的心情。

岩石上覆盖着的是苔藓,盐碱地上结出的只是盐。

口吃很重的李万铭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被抓。许多李万铭式的人物还在大地上游荡,试图在新与旧的夹缝里,寻觅着荣华富贵的机会。我生父即是其中

一员。

我不记得生父的模样。我母亲说，他一笑起来，就会把牙齿吐在外面，跟狗一样。生父看完这部话剧后，被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扼住了脖子。他一癫一癫地跑回家，抓住我，抛向空中。我那时正在津津有味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嘴里已有细密的牙齿。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母亲被我咬痛了，惊怒起身，掩好衣襟，戟指大骂。生父哈哈大笑，一只手托起我的臀部，另一只手拨弄我双腿中间那个指甲盖大小的玩意儿说：“我想好了。我儿，李长安。”

名，万物之始。

“人有姓名，就像挂上一张符。这张符也许要来指引他，也许要来毁灭他。名字的得失那是包含着天经地纬的玄学道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大师说的，住鸡鸣寺后面的那位。”

“你看那个在老菜市口摆摊修鞋的，上个月被车撞了，断了一条腿。老婆也带着女儿在几年前跟人跑了。知道他是谁吗？姓朱，名温。朱温这名字好不好，你多念几遍，是不是感到不祥？朱是猪，温是瘟。朱温就是猪瘟。有这个名字的人必定终生坎坷。”

“唔怕生错仔，最怕改坏名。名字这东西本身会产生某种影响命运的能量，再加上五行六神八卦之类的配合，一个好名字足可以荫佑你的一生”。

“念一遍不够，起码得要九百九十九遍，否则菩萨听不见。还得用心念，念得自己涕泪俱下，那才算有了三成火候。”

一个范姓老板告诉我，他每天都要默默念叨自己的新名字，就像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坚信是他原来糟糕的名字导致了他的生意破产。

姓名与人生，我是不懂的。“同治七年，江苏常州的举子王国钧参加殿试，因为名字的谐音是亡国君，为慈禧不悦，断送了锦绣前程。又或者说：光绪三十年，河北沧州的刘春霖又是因为名字的缘故，为老佛爷所喜，成了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的关门状元。”这两个典故，我听大师们说多了，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我也知道历史上还的确是有一位朱温的。《幼学琼林》云：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须如李亚子，朱温叹存勖之词。这朱温据说“酷爱女色，淫乱如禽

兽，连儿媳们都不放过”，但这个贱民称帝、开创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皇帝确实是一代枭雄，偌大的长安也被他付之一炬，那么多强横的宦官也被他一刀宰尽。姓朱的，又名温的，能混到这份儿上，还是“猪瘟”吗？

长大成人后，我常在恍惚中呼喊“李长安”。舌尖前弹，再缩回放平，让喉间涌出的气流急速涌出，最后轻轻落在牙床上。

有什么稀世罕见之物，在这个不久便被遗弃之名当中，发出了声音或是毫无声息地破碎了吗？又或者说，如果我这辈子都叫“李长安”，这个附于蝴蝶之羽翼上的世界会怎样？

三

长安,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的首都。当纽约、巴黎、伦敦、柏林还仅仅是一个几千人口的小镇或小渔村时,它已经是人口逾百万的大城,是世界的中心。全城周长 36.7 公里,面积约为 83 平方公里。城垣方正端庄,街道平直宽广。一条宽达 155 米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与 11 条南北向的大街和 14 条东西向的大街,把全城划分为 108 个整齐划一的里坊。

城内又有宫城与皇城,琉璃红砖,金甍玉阶,状极巍峨,尽极绮丽。每日午时,有青牛玉辇、白马香车自宫阙内奔出,金鞭络绎,无人胆敢侧视。宫殿之外,人流若过江之鲫,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极富繁华。又有东西两市,皆为异邦商贾云集之所,货物山积,珍奇遍地。有南海蛟人之泪化成的珍珠、蛟龙血经万年凝结而成的翡翠、极北之地奇兽雪白的巨齿、远古黄帝炼丹的铜鼎、大漠深处的黑铁陨石,以及来自交趾国的雄狮猛虎。

再往前行,公侯威仪,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名士簪花,凭栏徙倚。游侠豪杰,结党连群。辩论之士,弹射臧否。更有女娥行而长歌,丽服飏菁,眠藐流眄,一顾倾人,再顾倾城。歌声清畅,内有八景:

一曰骊山有晚照,入暮疑是烽火西来;二叹灞桥落风雪,都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三唱曲江池边天子赐宴,坐对迴波醉复醒。又复咏“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四诵终南山下,后秦王姚兴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前生因果,后世轮回;五望太白积雪六月天,山腰下青绿、山顶上雪白;六看朝阳峰上,五指分明,宛如仙人左掌;七惜咸阳古渡,天空雁鸣,水上白鹭;八见大雁塔。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下窥指鸟高,俯听闻惊风……

也许我曾是在长安城里的一位金吾卫，朝九晚五持戟守护这座巍巍帝都的大门。一些戴尖顶帽的美貌胡女，裸露出雪白的肚皮，在我面前跳起胡旋舞，“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波斯商人，弯着腰往我手中塞过盛有金银的皮囊，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告诉我有关西域的种种传说与奇闻。极西北处有子利国，人一手二足。二手二足的人去了那里要早早用布把自己另一条臂膀缠住，要不就可能被逮到铁笼子里供子利国人观赏；又有异兽，大如狗，虎豹见之即低头匍匐不敢动。这异兽名“獬”，唯有处女方可接近。国有“獬”，大祥；还有异虫，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常有异邦商贾不知这虫之厉害，结果白白葬送了性命；更有汗血马，极神骏，为天马种。

说的人自觉稀奇。我听多了不免懒洋洋打哈欠。

便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他们那边的王刚剥掉了一个叫摩尼的人的皮。剥皮并不稀奇，但把皮剥成一圈圈狭长的环形细带就让人叹为观止。人皮在油里浸过，坚韧无比，孩子们踩在上面，像踩在风火轮上。虬髯碧眼的波斯商人，头上缠着古怪的白布，嘴里呼出的气息仿佛是熊熊燃烧的烛火，腋下好像藏着十七八只死老鼠。他们一边说话，一把用手指抠鼻孔。他们的鼻毛太长了，又非常硬，当后背搔痒时，他们便拔下一根鼻毛去挠。照在大街上的阳光酥软透香。一个叫扎的波斯商人以这种古怪的姿势绕过那些饶舌的商人，一跳一跳地来到我面前，目光艳羡，口吻哀伤。

他说：这个伟大的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名，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隐喻。在不远的未来，它将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它所有的王气，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失。会有吐蕃人的占领，回纥人的洗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谋反，不断折磨着它，羞辱着它。一场大火将把它最后的荣耀也付于灰烬。在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将首都设置在这个曾经的帝畿重地。它将被太阳晒蔫，像一颗烂白菜。

我逮捕了出言鲁莽的商人，把他送进监狱。长安不需要这种喜欢危言耸听的家伙。在漫长的岁月里，我见过太多先知，他们多半是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和尚、道士。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人除了添乱，就不会再干出什么有益于国家的事。但逮捕扎还是让我有点难过。他是我的朋友。我从他那里买过一架千里

镜。那种神奇的东西能把整个世界都拉到眼前。可扎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惩罚。我夺走扎的财富与他不远千里带来的数十名胡女,用铁链锁了她们呈送给国家,以示自己的赤诚之心。不幸的是,在这个可怕的押送过程中,我爱上了她们中间一个叫娅的舞姬。

娅长着玛瑙般的眼睛,脖子比象牙还要白,乌黑的铁链缠在上面活像一条可怖的蛇。可娅一点也不怕,照样赤脚扭动身躯。她的舞姿是那样曼妙,如火在扭动,让护城河的鱼儿也跃出水面。士兵们看傻了眼。我不得不挥起皮鞭抽打他们,也抽打她。尖啸的皮鞭撕裂了娅的衣裳,接着又撕开了她雪白的肌肤。她叹息着跪伏下身,把跳到路面上的鱼捡起扔回水中。她说,“将军,等我把鱼扔回去,你再打行不?”

她的唇上有蜜,隔着空气,我嗅到了那丝甘甜。她的声音美得像春天里从河面上流过的冰。这种水与火缠绵的感觉让我手中的皮鞭颓然落地。我不得不求助于浑身漆黑有着一双惺忪睡眠常在城门根酣睡的昆仑奴。这位老兄并没有像《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的那位昆仑奴一样,把娅用“三重棉絮、六层绸缎、八层轻纱”裹来,而是把娅扛在肩头,连夜奔出长安,急行数万里,乘槎浮海而去。

我来到关押娅的教司坊,捡起地上那根命中注定的铁链,挂在脖子上,再用铁镣反铐住双手,拖着灰暗的影子,去了监狱。犯了错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我自然不能例外。我遇上了扎。这个已经被各种刑罚折磨得几无人形的商人,眼里冒着骇人的精光。他一眼认出我,露出幸福的笑容。他说:“你来啊。”我点点头,注视着这间囚室,它的地板与墙壁皆是坚硬的青石。在离地面三丈高处有一个拳头大的洞。要想看见囚室外面的世界,就得像蜘蛛一样沿着两扇墙的交角处爬到天花板上。囚室里没有惯常的血腥与腐烂的气味。石头缝隙里长着密密的青苔。扎抓把青苔喂入嘴里:“你来了,我也该走了。”然后,他用碧绿的指甲在地面划下最后重重的一道,头往一边歪去,就这样死掉了。我在石头上和衣躺下,眼睛里空空荡荡,在百无聊赖中,突然意识到这颗狭小逼窄的囚室可能就是自己的心脏。

活着的人啊,请原谅我这样无边际的幻想。我无意在囚室里寻找那个“古老的、不会毁坏的、永恒的形式”。我清楚:神的文字,那个由十四组偶然(看来偶然)的象形字凑成的口诀,已经被卡霍隆金字塔的巫师带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神的遗弃之地。